

新刊
四庫
全書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二十四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易學濫觴

元黃澤撰……………一

大易緝說

元王申子撰……………一七

周易本義通釋

元胡炳文撰……………三〇五

周易本義集成

元熊良輔撰……………五七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學濫觴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莊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易學濫觴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易學濫觴一卷元黃澤撰澤字楚

望資州人家於九江大德中嘗為景星書院

山長又為東湖書院山長年逾八十乃終故

趙訪生於元末猶及師事之其易與春秋之

學皆受之於澤者也澤垂老之時欲注易春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濫觴
提要

秋二經恐不能就故作此書及春秋指要發

其大凡卷首有延祐七年吳澄題辭據其所

言二書蓋合為一帙今春秋指要已無傳本

惟此書僅存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注曰已

佚則彝尊亦未及見知為稀觀之本矣其說

易以明象為本其明象則以序卦為本其占

法則以左傳為主大旨以王弼之廢象數遁

于元虛漢儒之用象數亦失于繁碎故折中

以酌其平其中歷陳易學不能復古者一曰

易之名義一曰重卦之義一曰逆順之義一

曰卦名之義一曰卦變之法一曰卦名一曰

易數之原一曰易之辭義一曰易之占辭一

曰著法一曰占法一曰序卦一曰脫誤疑字

凡十三事持論皆有根據雖未能勒為全書

而發明古義體例分明已括全書之宗要因

其說而推演之亦足為說易之圭臬矣乾隆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滋補
提要

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易學濫觴原序

楚望夫子之註經其志可謂善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

書法蓋將前無古後無今特出其所得之大概示人而

全註未易成也每以家貧年邁弗果速成其註為嗟世

亦有仁義之人能俾遂其志者乎予所不能必也道之

行與命也愛莫助之永歎而已延祐第七立秋之後四

日臨川吳澄書於易學濫觴春秋指要之卷端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滋補
題辭

元 黃澤 撰

說周易者自漢諸儒至虞翻是欲明象去聖已遠象學
不易明遂流於順瑣或涉支離誕漫學者亦已厭之故
王輔嗣出而創為忘象之論盡棄諸儒之說其文高潔
足以動人自是以來學者宗其說與象相忘矣至伊川
先生又據易以明理理明而象數稍遠其後說周易者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圖

皆務明經多不專守師說晦菴之於程張蔡節齋之於
晦菴徐幾劉彌劬之於節齋皆時有異同各出新意比
之漢魏諸儒各主一師黨同伐異者大不侔矣
象學之廢自周末至今千有七百年伊川雖主於理晦
菴雖主於占然世之學易者皆知易當明象故雖精粹
如朱程學者終未免各悉其心志自茲以往象學焉知
其不可復歟澤年十七始熟復繫辭既又讀左傳疑於
艮之八及諸占法蓋探索之勞積四十餘年至今猶未

有釋然者然無所不盡其思矣大德三年於易象始有
所悟又積十數年大槩得其五六由是始具藁又積十
年乃稍得其節目然所悟深者大抵不入藁而存諸心
方其勞心苦志也若神明晝夜役使之者及其悟也則
如天開其愚神啟其秘凡西漢以來至近代諸儒鑽研
而不可得者始有芽蘖之漸若更益以十年之功則十
可得其七八雖未必盡能全復舊物然比之王輔嗣創
為忘象之高談以絕後人之用心者其得失相去遠矣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圖

夫小有所得而言則失之淺未有所得而言則失之妄
有所得而畧不言則失之隱急而言之則失之躁易而
言之則失之玩決意而以身任之則失之不讓能苦思
而不能為聖經發揚則亦失之不忠可與言而不言則
又失之闇著書二十年而殊無知者則亦失之沈晦凡
此類者當斟酌而處之此澤之所以難乎其為人也且
素無聲譽而自負獨重則人亦不復相即若混俗無別
則人又褻而視之斯末俗之弊所以使人日就衰老而

此心未得暴白於世者此非獨澤孱懦無力量之過亦世之好古者希故爾夫汲汲焉求知於世者非也窮居陋巷而愛惜所學深懼人知者亦非也蓋古之君子盡其在己而聽其在天故復為此卷以為二注先容焉

學易者當明象此確然不易之論但象不可明故忘象之說興忘象之說興而象學遂廢亦可歎已夫忘象非王氏得已之言也王氏不得已而言之諸儒亦不得已而從之使象學若可明則諸家何苦不從而乃從此不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三

得已之論乎然自王氏以來凡學者皆疑於乾馬坤牛之象雷風山澤日月之象大而易見而馬牛之象小而難知故學者皆深契於王氏之言而不知易之為象其說不一凡易之寓象未有序卦之大而要切者世人於此皆不深究何乃獨病於乾馬坤牛之傳會快心而棄擲之哉夫所謂序卦之象最大者謂乾坤定位而物始生物生必蒙蒙則當教教則必養不得其養則爭此易必首乾坤乾坤之後次以屯蒙需訟者為此也自此以

往皆以夫子序卦之辭觀之則可見上經是開闢以來經制之象下經是人道之首正家以及天下之象上經是因天地以寓人事下經是因人事以明天地之道所以必分上下經者上經以象先天下經以象後天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者祖先天之意也下經始咸恒而終於既未濟者周易序六子之意也自屯蒙而同人大有凡十二卦而後六子備所以然者天地定而日月行聖人興而大化著至此而後裁成輔相之功稍著故也同人興而大化著至此而後裁成輔相之功稍著故也同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四

人大有是開闢以來最盛所以離體居後者蓋以其能成天地最盛之功使光輝昭著品類繁盛有目者共觀故離體居後也乾四德而亨居夏長養萬物亦此義云以其當最盛之世故大有繼以謙聖人於此寓意深矣然此亦姑舉其要以見大意其詳亦莫能盡觀者於此引而伸之則於學易豈小補乎夫乾馬坤牛學者以為難知而不知此於象學所繫尚小又乾馬坤牛尚可知唯離為牛則最難知左傳曰純

離為牛此已不可曉而離卦辭曰畜牝牛吉尤不可曉矣若益以說卦坤為子母牛又可強通乎哉澤於此用心雖頗極其精微然猶不能無惑故述於後學易者先其大而後其小且知其難之蓋有所在而不專在彼焉上經首乾坤次以屯蒙等卦是從不易處說起及終於坎離亦是不易下經首咸恒是從變易處說起至既未濟亦是變易變易之中有不易者在不易之中有變易者在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通義

五

天道主於變人道主於常天道變中有常人道常中有變天道變而不可違乎常人道常而不可不知變所謂天道主於變者如月令雷乃發聲却亦或先或後又有非時之雷如治日少而亂日多盛衰興廢常出於意料之外又如孔子不得位顏子不幸短命秦伯之賢不能得國而有文王武王之事仲子非嫡也而子孫有魯國三桓由之而盛此皆所謂變也人道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有一定之倫上下貴賤有一定之分居處飲

食耕田鑿井有一定之法其應事接物必隨時制宜雖是變然大抵終不可踰越常理此所謂人道主於常也周易卦下辭六十四孔子釋卦辭六十四又大象六十四為一百九十二爻辭三百八十四孔子釋之是為小象亦三百八十四總此五者為九百六十益以用九用六及乾坤文言及繫辭所陳十一卦九卦與其解頤之義又說卦序卦雜卦及春秋內外傳所記筮占之法凡十有餘事自漢魏諸儒以至近代邵康節程先生張橫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通義

六

渠朱晦菴各以所見發明亦已得其大畧義理之說最為詳備惟象學則猶未復古焉其間固有易知者亦有雖難知而先儒所說已暗合但其大體既未能明則雖總謂之未能復古亦非過也惟大象示人以用易之道最為易曉然歷觀舊注猶有數處未合況其他乎即如需卦之君子以飲食宴樂可謂易知矣所說終未盡蓋水在天上却與飲食宴樂又何相關若不從乾坤屯蒙解來實解不去大抵天地開闢以來水生物之功為大

洪範水數一者亦以其物之始故也水本在地今在天為雲少需然後為雨及既為雨滋潤百穀草木而後動物得所養凡飲食未有不於水泉及百穀草木者以其生物有漸雖非朝夕之故然亦朝夕可待所以謂之需乾坤賴此以養人故聖人取其象以飲食宴樂如此解而後曾次釋然此序卦之說所以不可易也六十四卦大象本顯然需之象又自明白說者尚不能透徹況其他乎其大象如君子以治歷明時君子以永終知敝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源流

七

則又非造次可議

屯物始生蒙是養所以需是飲食之道雨自上降然後生萬物草木之味實能養人醴醪酒漿簋豆俎實皆出於此此需所以為飲食易象學迷失一千有七百餘年漢儒及近代諸儒所說頗細碎雖不可廢然于大體未明終無益也但易之未易明者非直象學蓋義理之說至伊川晦菴可謂精切粹美而易之大義未能復古者亦多有之如漢儒說易有三義今人多只說變易是易

之名義未能復古一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得康節始為之發明而重卦之義未有說以相通是重卦之義未能復古二也孔子稱易逆數而今之圖乃是半順半逆是逆順之義未能復古三也卦名義無相犯者如咸是取女漸是嫁女恒是夫婦居室歸妹是兄嫁其妹而說者以歸妹是嫁女是與咸取女之義初無分別甚者則以為少女嫁長男是卦之名義不能復古四也伏羲之時占法簡易故孔子曰八卦定吉凶蓋比之於今之析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源流

八

草擲荆亦足以定吉凶得失及為六十四卦變為三百八十四爻亦已多矣而或以為一卦可變為六十四卦則失之於繁非簡易之道雖漢儒有此例然文王周公之法本不如是是卦變之法不能復古五也燧人氏始修火利未必遽有鼎也火食既興邑居既成而後有井以養而今之說者謂井鼎名卦古已有之非始於文王是卦名不能復古六也易卦有自然之數皆與河圖洛書相通而說者以易起於河圖範起於洛書執泥特甚

是易數之原不能復古也文王周公之辭簡與深密孔子懼久而學者不能明乃作十翼以推行其義蓋與前聖互相補足其或說理甚詳是亦推致未盡之象非與文王周公異旨而世之說者未能體會為一遂以夫子所說與文王周公不同是易之辭義不能復古也占中有象象中有占象有未盡者因占辭以補其缺近世學者雖知分別象占而不知占中實有未盡之象是易之占辭不能復古九也卦用七八爻用九六自杜氏

能復古十二也文王周公本文脫誤者少縱有脫誤當闕其疑自胡安定改鴻漸于逵以來晦菴于鼎卦用鄭玄說訓渥為剷於升卦改順為慎於无妄以為无望此類不一是脫誤疑字未能復古十三也凡此十有三者特義理文字之間而其未能復古者已如此况象學之微妙曠失既久非剗心滌慮天開其愚神啟其秘孰能與於此乎其十三事雖與象學無與但關涉甚大非可言盡今卷中亦畧見其說焉

伏義始畫八卦時已用之決吉凶故大傳曰八卦定吉凶其時事簡故不容尚煩及稍欲求詳始用重卦故謂之貞悔言三畫可矣又以為未足故更用三畫謂之貞者言是正法謂之悔者言其過也貞悔之後又有變卦則以本卦為貞支卦為悔占筮至此極矣貞屯悔豫又是一例

晦菴云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為金八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

巽為木卦中取象也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
澤謂乾為金是以氣類推之則金管屬乾以其剛耳若
易中只是以乾為天不曾說金其陽爻陽位取義於金
者亦是取其剛初非以有乾故兌雖當為金但易卦中
只說澤而未有以為金者震當為木然易中說木乃是
指意非以震故此不可不知或人之說雖非背理然說
易惟要精淨不可混雜澤嘗有詩云井困乾枯乾有水
有一朋友云以乾為金能生水理非不通但淺陋耳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淵源

十一

春秋傳占法却只於易無此之失一卦用七八又用九
六故周易每爻必繫以九六者為此也若如杜氏說雜
用連山歸藏之易皆以七八為占此恐非是若如此則
是占者無定法既已得卦却臨時兼用七八為占是占
無定據矣晦菴本義遇艮之八只當占艮六二亦是不
據六二而以七八為占夫爻謂之六二而乃以八為占
恐非筮法愚不能明終未敢從也

周易占變爻之法繫辭中不見獨春秋內外傳有十數

處然大抵古法難以盡曉如艮之八泰之八貞屯悔豫
皆八最為可疑啟蒙雖頗具其說誠恐非古法也獨啟
蒙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為貞之
卦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又引沙隨程氏曰晉
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
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皆
兩卦皆為八故為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據澤管見恐程說實可疑蓋三爻遇九六三爻遇八即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淵源

十二

是一卦之中三爻變了若依啟蒙法當云遇屯之豫其
不變者在所不必道固已不當稱八又安得稱貞悔皆
八乎且七八皆不用之爻獨不聞說七何也豈有之而
偶不載邪是亦可疑矣啟蒙又云四爻變則以本卦二
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經傳無文今以例推之當
如此又曰五爻變則以本卦不變爻占引穆姜往東宮
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
故不變也法宜以繫小子失丈夫為占大畧如此澤以

為周易每爻皆稱九稱六者所以見遇九遇六而後可用其爻之辭占今若用占不變爻則是兼用七八矣非經九六之意也但著法雖頗存而變爻之法亦已闕矣民間決疑又不可廢故世俗相傳因仍訛謬以求變卦若如啓蒙則有條理可用但若便以此為定法不復加考索之功則不可爾澤嘗自謂澤之學如立的以射立的既高且遠故難為功然至於卦變之法求之四十餘年無所不用其思而猶未敢確然獨有所主倘欲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十三

決擇當俟理熟必更加數年而後可焉朱子繫辭本義云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畧耳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爾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由此而言則晦菴亦已知揲著求卦之法不完其作啓蒙亦隨所見以備一法讀者於此當知立言之意云

象與數不可相離象為主而數為用如天是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數日月是象一日一度一月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數天與日月運而為春夏秋冬又積為元會運世天與日月是象春夏秋冬元會運世是數易之有象數所以法天卦主象而著主數二者相須但象有定而數無窮故成變化行鬼神必歸之數也又澤舊說云卦以象告而著以數行二者不可相離象具吉凶悔吝而數以行其吉凶悔吝蓋繫辭言天一地二止天九地十下文即繼之曰夫易何為者也止如斯而已者也易道雖大然亦不能外此十數夫天與日月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十四

星辰之運非數無以紀之四時迭運萬物始終莫有逃乎數者此成變化行鬼神所以必歸之數也

孔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仲復問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只取九卦晦菴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除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

何晦菴之說如此澤謂聖人處此九卦必真有處憂患之理決非偶然今若於屯蒙需訟師比小畜泰否同人大有內再說一卦亦恐不可如屯本以象開闢之時洪荒之事其中世則是經營創造之象比於九卦非其類也蹇是險在前教人以見險則止不是在險中處險難之道於九卦亦不類蓋此九卦是以卦名卦義卦象取之如上天下地豈不可以辨上下定民志却取履卦者以澤處於地尤卑此尊卑之極蓋有感於君臣之際故又極於卑順也謙以九三一陽處於衆陰之間又在下體君子勞謙之象復是有過則改不遠之復亦是自剝而坤自坤而復涉歷艱難而誠不已之象雷風動盪卦之名恒所以見其於勞擾之中而有恒者在損以懲忿窒慾益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困者人臣以致命遂志井取其不變不窮而常潔新巽者酌事而處始終不失於卑順所以巽卦辭稱小亨者是主陰爻言之初陰所處甚卑至六四柔而得位不失其正夫柔而得位所

以能推行也四遇人臣之位而柔巽不失其正文王所以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亦取諸此但以此之事亦非得已故稱小亨凡此九卦在連山歸藏取義取象必不如是文王行易實寓此意但其用意雖深而其言簡畧微夫子孰能極其旨發其微哉澤又疑九卦之中巽是八純卦恐卦名古亦如此履謙等卦當是文王所名如此解尤為明白蓋象義與名皆文王意也其餘卦名出於文王者亦不止此焉禮以卑下為基故履是德之基居下而有所守不失其正故謙是德之柄復則不妄故復是德之本雷風動盪比於事變叢雜而處之不失其常故恒是德之固損其過所以為德之修遭事變之多而自處益厚所以為德之裕處困窮之極則識理愈精操心危慮患深諳悉情偽而後處事各有所當所以為德之辨不變不窮所以為德之地巽順則不違理乃能制事所以為德之制又據剝明夷亦當是憂患之卦而不在此數者剝自是陰陽消長之機君子小人進退之

理於文王事不切明夷義太顯衆人所知九卦是發其漸過人之所未識者也困卦雖亦甚顯然所謂德之辨窮而通困以寡怨亦是發其微所謂寡怨者蓋責已而不責人亦文王之事也退之琴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得文王之心者凡人遇險陷能責已而不責人則心亨矣何怨之有晦菴云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設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缺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又曰易象也須有此理但恁地零零碎碎去牽合傳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个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通貫在裏面方是又曰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又曰看易當靠定象看便滋味長若只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易象說云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且弼以來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疏畧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

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創為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勞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象以顯義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切論之以為易之取

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說已具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足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直謂之假設而遽欲忘之也澤謂漢儒必欲求象之所自來則泥而不通王輔嗣只欲明其用而忘象則疎畧而象學遂廢晦菴亦已深知其非而猶有取於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之語斯亦不得已之

辭後之欲求文王周公孔子之旨者則不可以此而遂怠其稽古探索之志蓋此心本無限量豈可據王氏之說以自界畫而忘其乾乾不息之誠乎夫潛心玩索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而得者也孔子曰後生可畏止如今學者當以聖人勉人者而自勉

所貴於象學者可以辯諸家之得失凡紛紜雜錯之論至明象而後定象學不明則如制器無尺度作樂無律呂卦車無指南自然差錯如晦菴解損上九得臣無家

若以象求則惠而不費之說太遠也又按邵氏聞見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剗故新唐史元載替用刑剗亦用剗誅云按元載以罪誅替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剗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剗之剗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者也澤謂以屋誅解鼎折足乃學秦法酷烈者之所為非經意也三公不稱其職當以禮退自非秦法安可以屋誅為義晦菴於此亦誤從之此由象學不明故訛錯如此王弼雖不明象然解作渥義却與象合所以知王義為得者鍊既覆則有鼎汁淋漓沾濡此正是象屋誅之說謬矣一字之訛所失如此可不謹哉

易固非一象亦非一用聖人之意但揀緊處說如姤勿用取女是也離畜牝牛吉想亦當然但却不可曉豐卦辭多不可曉蓋本雷電却又稱王照天下似即難解剥有床蓐之象故六五稱宮人无妄是戒其妄動謂

天下有雷懼其過也此是一義又一義則是天下雷行物知微懼不敢有妄又一義是天下雷行萬物之生各正性命亦是無妄程子以無妄是誠然無妄是做戒之意多若以誠言乃是思誠者人之道屯隨無妄等卦聖人立教之意甚深或謂孔子之易說道理始多不知文王之易已寓意焉但未有其辭至孔子始推明之耳凡卦辭爻象取象取義皆不一亦多說未盡所以孔子於乾坤二卦皆推致其義使人知立象盡意則未盡之意皆可推也但六十四卦若皆如此推則亦不可故止推乾坤為例或謂孔子易與文王周公不同此未然也象學多端不可一例取澤於六經補注已言其畧其乾九三是用象解或躍在淵龍戰于野亦然但所說未詳象學當舉豐明夷蠱巽為比例豐與明夷相似蠱與巽相似故卦辭爻辭有相似者然此只是一例大凡易象皆聖人用意深遠當虛心以求不可淺躁仍竢其體會不可牽合苟精神之至必有點相之者

澤嘗作讀易吟十二章今錄四章以見大意萬事多於近處迷貪前說後更參差不從言外窺三聖虛說淮南有九師并困乾枯乾有水豐睽暗昧觀生輝如何天地都顛倒却道賢人正得時不是浮花爛漫開有枝有幹有根妄一聲也自喉嚨出六脉元從肺腑來莫向壁間看舊畫也依火後撥寒灰要餐一斛黃連後恐怕餘甘稍自迴天機地軸誰曾見脉絡相關也要知隻眼不開千眼閉一波才動萬波隨便成偶子終非活已出蠶蛾不是絲直要渾然方見易斷章取義且尋詩卦情物理兩堪疑此處誰能析隱微鳴鶴胡然逢子和高鴻何事不雲飛千將有氣須衝斗龍馬雖神必受羈役使陰陽全是易躊躇未易泄天機易象兩端不可一說取不可一例求如漸是山上有木若推未盡之象則亦是山上有風又漸是漸進之義却取象於鴻鴻飛高舉而取象於鴻則不使之高舉蓋鴻雖有高舉之資然風物之中繫於氣運受役於陰陽者唯鴻為最甚又其一南一北

亦必以其漸始終不自由而卒莫知其所以然此鴻之謂也大抵陰陽役使萬物而萬物不自知聖人作易又所以役使陰陽而人亦未易知太極既判盈乎兩間者有象有數有形有聲而易已用其三唯聲音不可知然康節邵先生明於先天之學聲音之畧具於經世書又易大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則易於天地間無所不該矣萬世無康節則聲音之學實亦未知姑置勿論其形有分隸於卦者自古通謂之

象有象則有數故說易者只專從事於象數焉二者之中數為最難若總而言之則聲音難於數數難於象是象為若易然古之所傳通於音律者率能知政治得失世或有其人而精於數者如揚子雲關朗陳希夷之流往往得數之用是世蓋有得其難者而於所謂象學自虞周至兩漢漢至今寥寥千七百年諸儒非不精思力索而竟未有得其彷彿者故象學遂廢而說易者率皆

闕

寒淺支離牽合而凡聖經之文理密察易之變通

神妙皆不可復知是何難者或易而易者更愈難而無復可通之機與蓋諸儒明象僻而迂王氏忘象決而野唐李鼎祚著書自謂刊輔嗣之闕文補康成之易象闕義生漢氏諸儒之說賴鼎祚以存然以愚觀之則亦各自以所見求象而非文王周公之本意矣澤自早歲讀而病焉磨勵積思凡數十年年五十始默有所悟若神明陰有以啟之者又積思十年大抵十通五六然構思既深立例亦異自其三聖精微曠代絕學患其虧闕

不敢易言稍欲發揚又懼褻瀆區區弊帚之意片子之心無以自明此思古吟炙背吟所由作也延祐五年東平王子翼始為刊六經辯釋補註既成重惟易春秋二注未能脫藁而駸駸老境事不可緩若必待完備亦貧者最難倘默而不言又孰知所到凡象學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傳今指其大義含蓄頗深比類與象學相通且補注所未有者為一卷名曰易學濫觴雖曰消流而本原在焉未可忽也世傳黃河自崑崙來伏流地中